



家

曹 禺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家

曹 禺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這個四幕話劇是根據巴金的小說“家”改編的。

劇本描寫了封建大家庭中年青一代的痛苦、受難和掙扎，（如覺新和瑞珏的不幸、鳴鳳的死、覺慧的出走等等）由此反映了一九二五年以前面臨崩潰的封建勢力的腐朽和罪惡。

劇本描寫的雖然是過去時代的現象，但它的反封建的精神，仍然是能够教育人們的。

家

曹 禺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842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6 3/4 字數 131,000

1955年8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數 7,101—14,100 定價(7) 0.60元

人 物

高老太爺

高克明——他的三子。

高克安——他的四子。

高克定——他的五子。

周 氏——他的大兒媳婦。

王 氏——克安妻。

沈 氏——克定妻。

覺 新——號明軒，大房的長子，大少爺。

覺 民——大房的次子，二少爺。

覺 慧——大房的三子，三少爺。

覺 英——三房的長子，四少爺。

覺 羣——四房的長子，五少爺。

覺 世——四房的次子，六少爺。

瑞 玨——覺新妻。

淑 貞——五房的女兒，四小姐。

琴小姐——即張蘊華，高老太爺的外孫女。

錢太太——周氏的堂姊。

梅小姐——即錢梅芬，錢太太的女兒。

陳姨太——高老太爺的姨太太。

鳴 鳳——大房的侍婢。

黃 媽——大房的老女僕。

婉兒——四房的侍婢。

劉四姐——第一幕的“喜娘”，瑞珏的陪嫁女僕。

袁成——男僕。

蘇福——男僕。

老更夫

馮樂山——高老太爺的朋友。

張二——錢太太的老佃戶。

時 間

一九二五年以前

地 點

中國某大城市

第一幕——初春的一天

第一景——覺新的洞房，午後二時許。

第二景——景同上，同日午夜後。

第二幕——盛夏兩年半以後

第一景——夏夜，在覺慧臥室前庭院內。

第二景——同日午夜後，在覺新的臥室內。

第三景——半月後，仍在覺新臥室內。

第三幕——暮秋

第一景——離第二幕三個月後，秋天的傍晚，湖濱水閣旁。

第二景——離第一景有兩個月，冬天的薄暮，景同前。

第四幕——一星期後，由下午四時至翌日晨

——在錢太太城外的舊屋內。

第一幕

第一景

是梅花正開的時候，高府花園裏的梅花也開得這般茂盛了。但是園子裏却非常寂寞，寂寞到看不見一個人影，就任它冷冷清清地散溢着幽香。那一叢叢的梅樹遠遠望過去，像雪林，像冰谷，泛漾於寧靜的天空，冷豔而沉穆，如若靜女。

初春的天氣，相當暖和。湖水明淨，閃耀着那映在水中的花影。一切都是靜悄悄的，梅花也像在做它的夢。

這時，高府裏整個是一片喧鬧，只有這園子是另外的一個天地，是一個夢境。這屋子裏的主人們多半都不大喜歡梅花的，而那真愛梅花的人却爲了別的事困住了身子，不能到園子裏來。

兩三天來高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忙着辦喜事。幾進寬大的庭院裏，散佈着許多客人，唱戲的，幫閒的，還有那滿臉笑容到處張羅着的主人，和一些忙上忙下的僕役。院子裏搭台唱戲，大廳裏擺着宴客的酒席。

是午後二時的光景，賓客們正在用喜酒，新娘的花轎就快要抬進來了。

這時洞房裏是非常安靜的——它是靠近花園的一間屋子，往年是少爺小姐，遠親近戚小時一塊兒讀書的所在——滿屋洋溢著喜氣。這不是一間正方形的屋子，面對着觀眾的這面牆是

一個高大的門，通外院的門上有雕細花的格子，由中間向兩面開的。門左——以演員的左右爲左右——牆角處放一隻紅木高脚花架，架上一個大理石淺盤，盤裏養着山石盆景，上面垂着吊蘭小草。架左的牆稍稍斜下來，這面牆上開着一列寬敞的長窗，正對着窗外的花園。打開窗子可以看見園裏激潑的湖光與雪似的梅樹。窗左再折下來又是左牆；靠牆放着一張紅木長匠椅，椅上套着藍緞子棉墊，中間一張小匠几，几上放着一個紫銅印香盒子。正面牆向右折下來是右牆，靠正面牆牆角處放一張紅木小條桌，桌上放着帽筒，裏面插着拂塵，還有一把細瓷彩花大茶壺。條桌右一個較小的門，通內院的，門上掛着古銅色緞門帘。門右的牆又正折過來，面對着觀衆，是洞房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床。這床十分寬大，床前橫放着一條半尺高的踏版，兩端各立一小櫃，是放鞋用的，也可以坐人。踏版外才是床的框子，框子很寬，上面是鏤空描金的鳳凰和牡丹，床上有疊得高高的繡花閃緞被和繡花枕頭。粉紅洋綢帳子，米色緞子帳簷，繡着梅花。床前左面放一張紅漆方凳。床右空着一塊地方，用米色綢幔子遮住，裏面是放箱子和換衣服洗臉的用具。再折下來是右牆，靠牆一張梳妝台，中間是圓鏡子，鏡子兩端各有兩個小抽屜，面上放着玻璃盒子，粉罐，胭脂盒等化妝品，抽屜裏放了梳子與零星手飾。台上有一個青色假龍泉窰大花瓶。還有一個嶄新的錫燈盞。梳妝台兩邊放兩張福建紅漆圓凳，屋正中一張紅木八仙桌。上面放對錫燭台，高插着一對龍鳳喜燭，旁邊一個紅漆大果盒，蓋子掀着墊在下面，盒裏放些喜餅，桂元，棗栗之類。燈右四個紅彩金花的細瓷盞碗，左面長窗上掛着深紫色窗帷，兩旁垂着紫銅鈎。匠椅前中間一個瓷痰盂。左牆匠椅上掛着粉色飛金蠟箋的四幅屏，屏左掛一個白底子藍花葫蘆形扁花瓶，瓶裏插着松柏枝。屏右一個掛鐘。梳妝台右牆上，掛一個烏木正方圓角鏡框，框裏是白緞子繡的鴛鴦，鏡框上下都是桃形的銅釘掛着托着。

開幕時，匣几上的香盒裏正燃着檀香末，香煙繚繞，一對龍鳳燭照得滿屋喜氣洋洋。四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立在正中門外，正對着一些親戚們招呼着，說着，笑着，行着禮。那些親戚老太太們也你一句我一句地應和。丫頭僕婦也在攙着扶着，連聲答應主人們的喊叫。外面又有知儀的老僕高呼“某大人到”或者“某太太到”“某老爺到”，拖着莊嚴而悅耳的腔調，嘹亮地喊出來。在這些喧雜的聲浪中還隱約聽見遠處鑼鼓，唱戲和喝采的聲音。這時——

王氏（點着頭，笑說）伯母！慢點走！婉兒，快點扶着馮老太太下台階。——走好！走好！——我們還要照應着新房。

沈氏（大聲，指手畫腳地）慢慢走！——不對，戲台在那邊！在那邊戲台！——太親母！我們就來，我們照應一會新房就來。

老太太們和其他的女賓們（客氣着，有的笑，有的喊，有的彷彿正顫顫巍巍下着台階，一片混亂的足步和笑語聲夾雜在一起）是啊，進去吧！我們認得！——不用扶了！——四太太，你們招呼別的客人吧！——五太太，進去吧！歇一會兒吧！——戲台在那邊？曉得了。——請回請回吧！

沈氏（又連忙喊叫）喜兒！你快扶着呀！——慢走！慢走！——（嚴厲地）淑貞，好好跟琴表姐走路！別亂跳！

王氏（在沈氏還在嚷着送客的時候已轉過身來，似乎有些疲倦地）哎！

〔王氏——四太太，高克安之妻——身材不高，尖尖的瓜子臉，嵌上一對芝蔴大的小眼，一眨一眨地，專爲暗地探取人的眼色。薄片子翹嘴，滿臉機巧酸刻的神氣。短短的衣領上露出一段細而長的黃頸脖，走起路來斯斯文文，擺東

擺西，像一隻河面上的鶯鶯。說話聲音尖銳，冷言冷語地時常帶出嘲諷的冷笑。在大家庭的明爭暗鬥的空氣中過久了，耳濡目染，無意中就會流露出一種幸災樂禍，看隔壁戲的態度。她說話十分小心，明白自己在家中所處的地位。除了在有人侵犯到她切身的利益時，她的言語總是模稜兩可的。她穿着繡花的紅湖綢裙，青緞鞋，上面罩着一件雪青色團花緞皮襖。

沈氏（彷彿做完了一件大事，深深嘆了一口大氣，才十分吃力地轉過身來，自得地）可把我累昏了！這幫老太太們！

〔沈氏——五太太，高克定之妻——生得胖，走到人前笑喝喝的，肥答答的，驀一看覺得可喜，細細審視就會令人生厭。她的性情有人認為是豪爽，實際上却是粗野。聲音洪亮，說起話來，指手畫腳，除了在她的公公高老太爺，和其他嚴厲的長輩們面前，總是高談闊論，如入無人之境。講完了，別人不知說些甚麼，自己也不知說些甚麼。任何事無論巨細，她總喜歡參預，目的未必在自己要做主角，她的見解是：只要有了她一份，這事便不會錯。有心眼，不過都是些不足輕重的，並且心裏也攔不住。像貌庸俗，方面大耳，塌鼻子，腫眼睛泡，厚嘴唇包不住牙齒，寬大的前額，兩鬢又齊又方，垂下一大綹“流海”，烏黑油亮的髮髻上，斜插着一朵肥大的絨花。她也穿着紅裙，元色湖綢襖。濃裝豔抹，頭上手上滿戴着珠翠首飾。她拿着一條粉紅手帕，不住的擲，似乎忙了一天，現在才剛剛歇歇腳。比起王氏來，她確實易於親近，只是言談舉止過於陽燥，像一團暴火，令人不可向邇。〕

王氏（慢吞吞地）這會兒道喜的客人來的真不少！

沈氏（急忙忙找一個凳子坐下）唉，四嫂，你也快找個凳兒坐

坐吧。我腿都站麻了！就是他們高家的規矩多，我嫁過來十二年啦，我一看見高家的長輩子來，我還是頭大！

王氏（一向不大接答這一類話，十分有分寸地）五弟妹，你不去照應照應女客們吃飯去麼？

沈氏（連連擺手）得了，得了，我先歇歇。忙了三天，跑上跑下的，我連這新房都沒有好好看過。（不知是忙的得意，還是嘔氣）大少爺接媳婦，我們當嬌嬌的受罪，你說天下有這個道理不？

王氏（笑着）得了，等淑貞長大了，找個好姑爺，那一天您五太太不就歡天喜地地當個享福的外老太太麼？

沈氏（兩手一擺，高聲大笑）啊呀，別造孽吧。我沒這麼大福氣！（忽然正經起來）這兩天光淑貞那雙腳就把我氣死了。

王氏（像是關心，其實是打趣，她向來是暗地恥笑沈氏的愚蠢的）怎麼啦？腳裹得怎麼樣啦？

沈氏（十分氣憤）哎，死不聽話呀！我跟她好說歹說，她都不聽。這兩天剛裹得有點名堂，她半夜又偷偷地放了。

王氏（故意大驚小怪）哎呀，那怎麼好？不白費了精神？

沈氏（連聲嘆氣）哎，哎，——噯，氣急了，我就拚命拿馬鞭子抽！抽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咬着牙）“我看你還放，還放，還不肯裹！”

王氏 其實孩子小，打狠了也不好。

沈氏（十分顧惜，又自認十分明白的樣子）哎，四嫂，沒法子，這是做娘的心哪。“打在兒身，痛在娘心！”我的肉，我怎麼不疼！可是有甚麼法子？我一看見這新房，我就想起我過門坐洞房第一天晚上受的氣！（猶有餘痛）我，我一

輩子忘不了！

王氏（悠悠然的神色）唉，過了這許多年還記着這幹甚麼？

沈氏（非常憤慨地）忘不了，忘不了！你想，你五弟，（忽然又是恨，又是幽默地笑起來）我那新郎官哪！那個死東西！他就死也不肯進房。旁人好說歹說，他就是不肯進房，大家都對着我面前笑，笑啊，笑啊，笑得我——

王氏（佯爲不知，呆呆地）是怎麼的啦？

沈氏（眨眨眼）四嫂，你真不知道？你還是裝傻？

王氏（有點認真）五弟妹，我裝甚麼？我真不知道。（笑着逗問）真的，爲甚麼？

沈氏（白眼一翻）爲甚麼？（把脚一伸）還不是爲我這雙半大不大的脚？（忽然）不成，不成，非裹不可！（向外屋走）淑貞！淑貞！

王氏（看她神經）你幹甚麼？

沈氏（不理，大聲）淑貞！

外面一個女孩兒的愉快響亮的聲音（拖長）娘，媽！

沈氏（對王氏）叫淑貞燙脚！我跟這孩子說好的，放她三天假，算爲着她大房的大哥結婚。可今天是黃道吉日，今天夜晚，說甚麼，我得給她再裹，誰說也不成！

王氏 五弟妹，女兒是你的，你放心，誰也不敢勸你的。

沈氏（說不出的煩惱）唉，你不知道哇，他們大房的人頂好管閒事啦，那天大房的老三，覺慧那個小東西就當着我面，爲着（着重）我的女兒裹脚，就——（越想越氣）唉，不說了，氣死人，（大喊）淑貞！淑貞！

外面女孩兒（又一聲短而快地）娘，媽！

〔隨着應聲立刻由正中門跳着跑着，一溜風似地闖進一個女孩兒——淑貞，年約八九歲，圓圓臉，白裏泛紅的兩頰，像熟透的蘋果，一雙明亮活潑的小杏核眼，彷彿永遠是笑着的，梳着兩條烏黑的小辮子，隨着她在背後跳動不歇，像兩支鬥雞尾巴上的毛。她穿着一套桃紅小花的綢子襖褲。一雙小小的天足穿着紅挑花鞋，幾乎可以撩亂人的眼，野兔似地在地上不停地跑動。手裏拿着一袋紅紙包好的喜果。〕

淑貞（高舉着喜果，歡叫）媽！喜果！喜果，吃喜果！（一把塞到沈氏手裏）

沈氏 淑貞！

淑貞（回首，匆忙地）四伯娘，你也吃，大姑媽給我的。

沈氏 淑貞，你聽着，——

淑貞（興高采烈，絕未聽見，笑着，說着，找着）咦？咦？我的手絹呢？我放在這屋裏的手絹呢？（一邊說，一邊十分靈巧可喜地轉了一個螺旋，四下裏望，忽然歡叫起來）啊，在這兒哪！（立刻從沈氏身旁飛跑到對面紈几前，一脚就登上了緞紈墊——）

王氏 淑貞！

沈氏 死鬼，你要捧着！

淑貞（回頭一笑，跪在紈上，探着身子，從懸在喜屏右的葫蘆形扁瓶裏插着的松柏枝上取下來一條小小的紅手帕，笑着，罵着）壞三哥！壞三哥！這一定是三哥放的！（立刻下來，沒有停息）媽，我到前院跟三哥一塊看戲去啦。（說完就跑）

沈氏 別跑，淑貞！

屋外又一個女孩的聲音（沉穩地）淑貞！你還不來？

〔淑貞跑到了正中門口，正遇着高克安蹣跚進來，幾乎撞着。

淑貞（對着克安賠了一個小心）四伯伯！

沈氏 這孩子！（正當淑貞翻身又要走的時候，忽然追上一個，嚴厲地）淑貞，你別太高興！記着！你今天晚上——

淑貞（臉上忽然罩了一層恐怖，不由得低頭望了望自己的腳，睜大了痛苦的眼，顫抖地懇求着）媽！

沈氏 你玩去吧！

屋外快樂的喊聲 淑貞！淑貞！

淑貞（驀地用力轉過身，似乎不顧一切地）唉，我來了。

〔淑貞由正中門跑下。高克安望了望，即轉過臉來。一幅不足輕重的削薄相，幾根瘦骨頭支架着一身富麗的衣裳，他向來十分講究穿戴，今天遇着這樣的盛典，一天就換了三套衣服，來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挑選衣飾的精明。他現在穿一件灰湖綢面銀灰鼠脊子的皮袍，上面罩着一件細花，光彩奪目的黑緞馬褂。他的性情較王氏略微明快，不過許多地方這夫妻二人的態度頗為彷彿，都好在人背後挑挑撥撥，自己暗中可以得些利益。他從前讀了幾年書，結了婚就一直陪着夫人鬼混，讀不成書，做不了事，除了陸續添了幾個子女外，再沒有比這更值得提起的成績。

高克安（對王氏，煞有介事的神氣）啊，你怎麼跟五弟妹躲在這兒聊閒天哪？忙死人，外面一批一批的客人來道喜，你們偷偷在這兒享起福來啦！

王氏（冷冷地）我們剛把馮家一大家人送出門。

沈氏（熱哄哄地）是啊，馮家，少爺，小姐，兒媳婦，老太太，孫子，孫女兒，他們一大家子都來了。還有周家，廖家，

蔡家，咳，這新房就沒斷過人。我們現在剛歇一會兒。

高克安（一頓搶白，啞口無言，連連搖頭）得了，得了，出來吧！

喜堂下面擺上幾十桌酒席，還沒吃完，前面的戲都唱了半天，你們別儘叫三嫂忙上忙下地招呼，你們——

王氏（推托）大嫂自己不也在應酬麼？

沈氏 對呀，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接媳婦，是他們大房，大哥，大嫂——

高克安（回頭望望，對沈氏）五弟妹，你說話（笑着）可得當心點，這句話要叫三哥聽見了，一定又不高興了。

沈氏（接得乾脆）活該他不高興！大房裏人紅，吃香，老爺子喜歡！他們三房的人會巴結，臭巴結，亂巴結，我們五房的人不會！（愈想愈氣）哼，爲着覺新結婚，恨不得連命都不要了！

高克安（沒有辦法，連聲）好，好，好。（轉身對王氏）那麼，你來吧。一會兒爹看見我們四房不見人，又吹鬍子瞪眼了。

王氏（慢條斯理）四老爺，不是我不去。你看哪！新房裏空空的，沒有人看東西。

高克安 那麼李家今天派來看新房的喜娘呢？

沈氏 吃飯去啦。

高克安 別的下人呢？

王氏（緩悠悠地）誰知道？

高克安 高忠！高忠！蘇福！蘇福！

沈氏（對王氏擠擠眼）別喊了，方才我們都喊過了。

高克安 張嫂，黃媽！

沈氏 他們大房的事都忙不完——

高克安 袁成！

王氏 不會來理你的。

高克安 混帳！混帳！上上下下幾十個下人，不用都在眼前，要用着他們，就不知道這些混帳王八蛋都跑到哪兒去啦！

〔遠遠不斷傳來喜氣盈盈的鼓樂聲和下人們喝道引客人入喜堂的聲音。〕

王氏 我想有的跑到前面看戲去啦！

高克安 還有呢？

沈氏 還不是找年青好看的丫頭們開心去啦？

高克安（頓足）我玩他們一百六十代祖宗！一百六十代祖宗，我玩他們，——

王氏 四老爺，你斯文點！五弟妹還在眼前呢。

高克安（支吾）唏，唏，這有甚麼？

沈氏（痛快）四嫂，沒甚麼，你五弟在我面前還不是媽媽祖宗成天在嘴上溜。

〔此時側門外有人很莊重地咳嗽一聲。大家回頭。高克明由側門悠悠緩緩地走進，後面跟着蘇福，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僕。〕

〔三老爺克明，曾經在外縣做過幾任縣官，在所謂宦場中算是經歷過來的。性情狹隘，一點也不豁達開展。自己並無思想可言，也沒有清晰的頭腦來辨別是非。任何觀念先入為主，佔據了他的意識後，便頑強地扶持着，不肯稍有變通。他通常總是故意做出三分老態，幹練自負。其實也不過是三十多歲的人，言談中除了精明的閱歷話之外，一大

半是令人氣沮的牢騷，或者是令人頭痛的引經據典。他十分明瞭自己在家庭中做長兄榜樣的地位，——尤其是在大哥久病，眼看着不能再起以後——十分矜持，有時故做不苟言笑，是一種以子弟對他的畏懼來估量自己在家庭中位置的起落的人。時而在弟弟輩面前略微發出一些長兄的威嚴，聰明的善觀眼色的子弟便故意在他面前做出一副誠惶誠恐的鬼相，引得他格外莊嚴自得。這樣彼此都心滿意足，大家在背後愈發笑他。今天他又故意穿了一件不十分新的古銅色緞袍，外面罩着黑呢馬褂。戴一副金邊眼鏡，鼻下微微有點髭鬚，瘦稜稜的指節上只有一隻金戒指，益發要襯托出他的樸實可風的持家精神。

沈氏（望見克明進來）三哥！（抿着嘴笑）

王氏 高克安（同時）三哥！

高克明（素來曉得沈氏瘋瘋顛顛的癖性，望了她一眼，便莊嚴地）明軒不在這兒？

高克安（恭謹地）不在這兒。

蘇福 小的倒是瞧見大少爺在新房旁邊走來走去的，也，也許又一個人到梅樹林子裏去了。

高克明（大不滿）真是怪事，怪事！眼看就要接親的人，還這麼小孩子脾氣！（立刻匆匆地走向正中門口，蘇福隨後）

沈氏（還未等克明走出，就忍不住）哼，我看明軒哪——

高克明（回過頭來，對克安）克安，你怎麼還不到前面去照應一下，花轎就要到了。（忽然對弟婦們）明軒這兩天是怎麼回事？

王氏 不大清楚。

沈氏（口快）哼，反正是無精打彩，不大像個新郎官的樣兒

就是了。

高克明（不願往下問，轉對克安）克安，就來吧！兩位弟婦似乎也——

王氏（精靈地）大嫂叫我們暫時看一看新房的。

〔袁成由正門上。〕

袁成 三老爺，馮老太爺已經到了。

高克明 哦。

〔克明由正中門下，二僕隨下。〕

高克安（四面望望，低聲）不是我好說喪氣話，我看馮樂山替大房做的這個媒呀，將來是不是件喜事很難說呢！

〔正中門外一聲清脆的女兒聲音喊着：“陳姨太，您不用走遠了，新房裏就有！”隨着走進來鳴鳳和陳姨太。〕

〔鳴鳳是大房的婢女，年約十四五，綽約多姿，一臉娟秀的靈氣，天生愛好，沒有一絲粗笨的丫頭相。傳說她的家世清白，祖上都是讀過書的，後來不知如何才流落到僕役這一羣裏。她有一對美麗的大眼睛，當她與人說話，或望着什麼的時候，總顯得那樣聰慧而誠實。面色白淨異常，只是嘴角微微有一點向下彎，無論是笑或不笑的時候，都隱隱地潛藏着一絲別人不容易看得出的苦相。本性十分深厚，到了高家，更學得一種奴婢們必有的恭順沉默。但無意中，當她用不着再拘束自己的時候，就依然露出來少女的天真可喜的地方，那樣純摯，使人對她不得存一點狎昵的念頭。所以和她同地位的僕役們並不喜歡她。她穿一件小紫花布薄棉襖，淺藍夾褲，新花布鞋。黑軟的頭髮梳成兩根小辮，扎着紅頭繩兒。聲音清亮，也很甜，只是偶爾有一點氣短。〕